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408期 | 2023年5月22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:金 晖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sherry@xmwb.com.cn

打车趣事

郑清心

用手机App打车，很多不太会玩手机的老年人都觉得难，我不甘落伍，静下心来向晚辈请教，很快学会了操作，自我感觉不错，没想到第一、二次独立打车时还是遇上了一点小麻烦，至今想来仍让我忍俊不禁难以忘怀。

第一次在无锡鼋头渚公园，我和老伴赏完夜樱离开时已是晚上九点，末班公交车早已开走，路边有很多年轻人在用手机打车，我也打开了手机，很快就有出租车司机接单，“2018”我记住了车牌尾号。几分钟后“2018”车来了，我赶紧上前向司机示意，没想到司机瞧了我一眼，毫无反应，继续缓缓向前，我以为他没看清我，就一边追一边喊，那司机还是不理我，见他尽向那些年轻人张望，我真急了，使劲用手拍打着车窗。此时司机摇下车窗对我吼道：“这车预约了！”“是啊，是我约的。”“跟你说已经有人预约了！”“就是我约的！”我举起手机也吼了起来，“你？你报手机号！”“135……”“吱”的一声，车总算停下了。上车后我问司机：“师傅，你为啥不相信我啊？”司机尴尬地笑了：“对不起！我以为……”原来这位司机以为老人不会玩手机，所以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

第二次是回到上海后，那车到跟前也好像没看见我们，向前开了足足20多米才靠边停下。上车后我不解地问司机：“刚才为啥不停啊？”“没见那路边划着黄线？你们替我交罚款啊？”“哎呀！真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注意。”这回轮到我向司机道歉了。

这两次打车经历，让我知晓了手机打车二要素：一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二要主动与司机沟通。

当年的尴尬

章宜娟

多年前的一个傍晚，我坐出租车外出。路上很堵，便和司机闲聊，打发时间。我坐在后排，因为气氛融洽，感觉就像和熟悉的人交谈一般，全然没有以往坐在出租车里，和司机间冷冷的距离感。到了目的地后，我主动跟司机说声再见，开门离去。正当我走在草坪间的小径上，听到身后汽车喇叭响了一下，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是司机掉转头时提醒行人（那时还没有市区禁鸣），可紧接着又连续响了两下：“嘀、嘀”。“是出了什么事情？”我转头瞧瞧。一瞬间，车顶上亮着的灯牌光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猛地反应过来，我是坐出租车来的，对啊，我居然还没付车钱呢！于是，赶紧地，一声声抱歉，一次次拱手，把车款付完。司机倒是很淡定，友好地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估计平时有专车的吧，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的。”但我还是很自责，太尴尬了！

那年头，如果你要坐出租车到一些高档场所出席公务活动，车抵达后，服务人员为你打开车门，恭候你下车，还说着“欢迎光临”，而你却坐在车里，顾不上搭理，专注地看计价器付钱，等着拿正在吱吱嘎嘎打印中的发票。车里车外，亦显几分窘然。

好在近几年来，网约车盛行了，我的这些尴尬也就自然而然地避免了。因为网约车需要预约，而预约需要确认身份、绑定关联的银行卡或支付预存金。到点下车后，再不用担心忘记付钱，网约车平台会自动扣款，下车的环节变得简单利索，符合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趋势。

现在，我每次坐上网约车来的出租车，偶尔也会想起当年的糗事，抿嘴一笑，在心里自嘲一下……

老
少
咸
宜

编者按：

本期话题讲述打
车的种种趣事、无奈

和尴尬。

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打车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。伴随着手机打车软件功能的完善，越来越多的老人会熟练使用打车软件，这说明一些老年人已经能够积极看待新生事物。对于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老人，“一键叫车智慧屏”，从某种程度上也方便了有需要的老人，这彰显了一个城市的温度。



打车故事

大雨滂沱“抢出租”

郑自华

我有一次打车的尴尬经历。

有一年深秋的一天，我到一家医院探视病人，下午4点左右，准备回家，到了大门口才知道已经下雨了，而且雨下得很大。上午出来的时候，万里晴空，我没有带雨具。现在乘地铁、倒公交回去，显然是不现实的，只能打车。我站在医院大门外的屋檐下，屋檐到马路口还有十几米的路程。我安慰自己，医院门口的出租车肯定不少，果然如此，车来了，等到我从屋檐下走到路口一半的路程，就看见车门被拉开，有人钻了进去。我只得再狼狈地返回屋檐下。离下班高峰时间越来越近了，屋檐下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一辆车到了，每个人都是百米赛跑，蜂拥而上，车门把手上好几双手在争夺“开门权”，没有一个人顾及我已经等候了半个多小时了。这时，风更紧了，肚子也饿了，期望别人发善心是不可能的，再等下去7点也到不了家。我毅然走向路边，任凭雨打湿了我。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面前，几个迅捷奔来的年轻人欲抢开门，我说：“我已经等了40分钟！”年轻人看着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的我，有点羞愧：“叔叔，您请！”

拉开车门，见雪白的座套，我迟疑了，驾驶员连说：“没事没事，座套湿了可以再洗……”顿时，我感受到了一丝暖意。

这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装了好几个打车软件，虽然那时打车软件尚未普及，我反复操练，直到能熟练使用为止。以后外出再也没发生过大雨滂沱抢出租车的尴尬。没有规则，吃亏的是老实人和弱势群体，有了打车软件，一旦学会了，在规则面前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

他涨价，我砍价

龚伟明

坐出租车居然可以讨价还价，不信？且听我道来。

国内疫情政策放开后，2023年春节前几天，我应邀来到了曾经工作过的某县参加一场婚礼。那天，从长途客运站出来，我扬手招手。一辆出租车过来，我说“去经开区”。司机听出了我口音，竖了三个手指说“30元”。我摆摆手，走到了十字路口大圆盘附近，这里来往的出租车更多。

退休前，我在这座县城摸爬滚打多年，几乎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。就拿坐出租车来讲，平日在县城叫车不难。到了春节前，从外面回老家过年的人多了，街上热闹起来，供需发生变化，出租车身价“水涨船高”。那几天出租车司机不打表，不按起步价计算。那些年，我在春节前领教过出租车司机翻倍涨价的厉害，即使本地员工打车上班也要20元，察觉到我们是异乡人就再涨价。

这不，原先到经济开发区只需10元的车资，司机居然对我“狮子大开口”。或许是“法不责众”，让他有恃无恐。

其实我以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解释，受需求影响涨价几天也算合理，况且人家司机节前也不能休息。但是，那不容商榷的三根手指确实让我有点生气，过分了。

我站在大圆盘前，一辆出租车过来，跟司机说了想去的地方，他要30元。我坚持20元。司机一言不发踩上油门把车开走了。又来一辆，价钱还是谈不拢，司机又开车而去。再来一辆出租车，司机也要30元。不过，这位司机在大圆盘转了一圈后，又将车停在我身前，指指我，于是我上车。出租车一路向前，顺利到达目的地后，我为自己砍价成功而有成就感。



侯晨轶
图

脚踏“暗器”的司机

王子

晚报“夜光杯”曾有作者撰文，戏称私家车是自家的“齄儿子”，购车后烦恼不断。不多日，我即打消了买车的念头。没车开的男人免不了要与出租车打交道，比如那次一显绅士风度送女性友人回家。

十年前，我在世博文化中心与友人一同观看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。散场已是深夜，人群蜂拥而出。瞬时，出租车一驾难求。移步至外围，终盼来空车招呼我俩：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顿感绝渡逢舟，我自然顾不上对出租车公司品牌的挑选，爽快地应道：“先去大柏树，再去江桥。”

车从卢浦大桥驶入南北高架，奔向内环。接到长差的司机心情甚好，听我们说刚欣赏完音乐演出，便投我们所好，讲他儿子是周杰伦的粉丝……行至大柏树，友人下了车。话说“铜钿银子关心境”，视线受阻的我换到友人座位（后排右座，尊位），瞄了一眼计价器，鲜红的三位数1、3、7直抵瞳孔。破百的价格是我凭以往打车经验所始料未及的。

司机继续着他的夸夸其谈，我则着重留意计价器数字的变动。经过武宁路时，我忍不住提出质疑：“师傅，你的计价器似乎心动过速了！”他愣了几秒，提出后续的车程不再打表，“免费”载我至目的地。此举更是坐实了我的怀疑。下车前，我为能察觉伎俩、成功止损而颇感得意，支付了计价器上定格多时的189元。

后来，其他司机听闻我的描述纷纷感叹：这两段车程189元，终究还是被宰了。据说，扮“话痨”是黑心司机转移乘客注意力的常见手法。控制计价器的机关往往暗藏在地垫下，离谱的打车费正是其脚踏“暗器”的结果。